

## 不捨

紂王從南門祭壇走到孟門已過午時，他想去看看他的妻子女姜，更要去謝謝孟門裡的嬖嬖、娘、姨們，和那些侍女、役者們，不意女姜病了！

封侯典儀上，他並沒穿禮服戴大羽冠，他和來賓一樣，披件披風戴抹額保暖，土黃色繡黑色大鵬鳥的披風，比起來賓們的鳳凰披風，顯得單調樸素。他一路從南門走來有些熱，早就把披風脫下來，掛在手臂上，沿途也沒有人注意看他，他是殷家朝歌的人主紂王，如同市面上一個普通的年輕男子。

孟門裡安靜異常，孩子們都不知道跑哪裡去了，霰娘娘的笑聲宏亮，正和嬖嬖們喝茶喫果子，紂王一到，孟門裡面就像來了貴賓一樣，都跑出來看他，紂王向嬖嬖們行禮鞠躬，又向娘娘侍女們行禮鞠躬，感謝她們這些日子的辛苦，也問了孩子們呢？

孩子們都被送去左學了，孟門這些日子忙碌，沒空看管那群小孩子們，由仲衍領頭，都去了左學玩耍。左學花園子大，老師們又老又會做玩具，孩子們樂的不肯回來，現在可好了，連小小孩，白日裡都要去左學玩耍去了。

仲衍快行拜師禮了，他還拿不定主意要向哪一位老師磕頭，反正孟門的嬖嬖們都很厲害，孩子們只要照規矩，都有好吃好玩的，壞規矩的，她們也有方法整治，小孩拗不過這些嬖嬖們和娘娘們，只能順服。

侍女青來傳話，女姜不願意見紂王，紂王有些失落，默著臉看著侍女青，愣愣地說不出話來。他很想念女姜，已經多日不見妻子了，他不知該如何是好。

紂王問嬖嬖們，請醫者來醫治女姜可好？

嬖嬖們笑著說：「都請了，女姜現在不宜見人，紂王請回吧！」

紂王無法也無心思，只好一個人走回他的離宮。

離宮裡面，摩且王和攸侯南仲西已經等候多時了，紂王回來一見兩位長者，歉意的鞠躬行禮，摩且王和攸侯南仲西都笑了。

不一會兒，太師杜元銑和少師召啟也到了離宮，五個人再度聚首。

摩且王先說話了：「西歧西昌侯有意見，他不肯率眾離開祭壇，他真是有心了。」

紂王淺淺一笑：「他人很嚴肅，又威儀無方，真不知道他想要什麼？」

攸侯憂心忡忡：「人們這樣多心，怎麼可好？」

太師說道：「西昌侯第一次上祭壇，他以為會當場得到大榮耀，卻不意封侯典禮是這麼簡單的……，他當然不高興，真可惜，應該……，」太師也想像不到，要用什麼禮節才能令他滿意。

少師召啟笑了！他說：「他大約希望所有人都向他行跪拜禮吧！紂王，你還記得膠鬲來離宮那一次，一進門就向你行跪拜禮，當時我們都嚇一跳，哪有客人一來就跪拜主人的道理呢？」

原來如此！這五人同心都感到得意外！殷家商人歷代上位者都無人想到要讓客人行跪拜禮。因為人人都一樣，都是一口氣活在人間，並無高低優劣之分，沒有誰要跪拜誰，也沒有人

需要別人跪拜，才能顯出威嚇權重，只有死去的先人有大能，才能得後世子孫們的祭拜。

紂王問摩且王和攸侯南仲西，何時回去毘夷、朔方？摩且王表示要等到西昌侯率眾離開殷地朝歌以後才會成行，如果讓他們見見摩且王和攸侯南仲西的巡狩禮，保不准他又會生出何種心思。

人多心不好，尤其是族長們或是部族的首領們，無遠見又無智慧的部族首領，族長或家長只要多心起貪念，部民和人民、家族都會吃大苦頭，沒事也會惹出事端，更何況殷家的巡狩禮這樣恢弘壯大震天憾地！一般人只會看見威勢顯赫，自己還要想像自己就是那個高高在上的主人，沒修養的人就會起貪心，或生出羨慕之情，他們是不會看見真正的辛勞和吃苦！

殷家商人一大群，人人修習專業許多年略有所成，還要自願前去苦寒之地協助其他部族和住民，讓那裡的人也能和殷地朝歌商人一樣，過著安心、平靜、不虞匱乏的生活。

封侯典儀一過，四門行宮和市集外夯地的部族領袖們，陸續帶著部民族人們回家去，人們該換的物件都換妥了，淘換的物件足足比來的時候多上一倍有餘，牛墟和馬市的牲口交易熱絡，人人都想多載物件回家，只有西歧西昌侯姬昌的眷屬、家人們不肯回去，部民和婢女們怨聲載道，他們很想回去西歧，他們很想回家了，可是西昌侯姬昌的妻子們媳婦們都不肯離開殷地朝歌，西昌侯姬昌更不肯。

有膠鬲的銀子和散宜生的打點，西歧西昌侯的女眷們日日有好物件買，每天都想去市面上逛街，侍者和役者們得了西昌侯賞的銀子，也想趁空去市面上換物件、買東西。可是天氣一比一天冷了！再不走，還沒走到西歧，就會遇見大雪，這讓每一個人心裡面都有了心事。

姬鮮聘娶孤竹君的三女為妻，陪嫁侍女就多達十人，她還帶來兩個同胞妹妹，都長的一模一樣，這可把姬鮮給驚呆了！也把西昌侯姬昌也給嚇一大跳，兩枚紫陽金幣換來十三個女人！這讓西昌侯姬昌更珍惜口袋裡殘餘的十八枚紫陽金幣了。

還不到霜降，殷地朝歌又恢復平靜，四方部族人都走光了，只剩下西門行宮的人還沒走，盧嬖嬖又氣苦，又不知道該拿這些人怎麼辦，天氣一天比一天冷，她還要支應這些人的生活起居一應所需，材火木炭都用罄他們還是不肯離開，她只好再去找膠鬲想辦法。

膠鬲也無法，只能靜靜等待，盧嬖嬖一想也是，西門市集早就停市了，剩下一些酒家還有人做活，他們蒸糯米酒釀，過兩日，如果連酒家都停業了，他們該會離開了吧！

果不其然，連酒家都不開門了，西昌侯一家只好裝車走人，有一些西歧部民，早就驅車離開，他們不肯等待這些億懶的西昌侯姬昌的家人。

只剩下十輛大車，根本不夠裝載這些女眷的物件和所有人，膠鬲似有預感，請人趕來十輛大車添加，散宜生指揮停當，西昌侯姬昌一家人，才得以順利成行。

多了這十輛大車，西昌侯姬昌的家人、眷屬才比較寬鬆些，可是麻煩事又來了！誰來趕車？殷地朝歌的商人都回家過冬了，沒有人願意替他們趕車到西歧去。

還是侍者和役者來，大部分的役者們早就離開了，他們驅趕自己的馬牛，載著妻子都回去西歧了。

他們的妻子在殷地朝歌，被西昌侯一家人當婢女使喚已經一肚子火了，天氣一冷，她們最先缺炭無法取暖，所以老早就被丈夫接走，先行一步離開了。

剩下侍者們，還有兩三個役者，他們都被指使去趕牛馬、拉車子。一路上顛簸難行，他們不熟手，天氣又冷，越走越冷，把所有人都顛簸的七暈八素。

姬旦病倒了，天氣冷，又沒好照養，在殷地朝歌西門行宮，他和妻子女勒兩人住一房，平日哪裡也去不成，除了西門市集。他討厭西門市集，那麼多酒家，他體弱走不遠，只有那日尾隨女勒去了東門市集，一進市集，他就失去女勒的蹤影，那裡人真多啊！羽毛、大鳥、布料和繡樣、還有香木和花市……。姬旦看的眼花撩亂，市集裡的女人真多，人人都臉紅紅、爽氣的笑聲，還有吆喝聲，他喜歡殷地朝歌的東門市集。

女勒不見了！他只好獨自在街市散步，看見賣香的店舖他去裡面逛，店家拿來各種香給他聞，他聞不出所以然來，店家見他外地來的，很客氣請師傅來向他解釋各種香料和用法，這讓姬旦大開眼界。

桂枝、辛夷、沉香、檀香、降真香……，阿魏、胡桐淚……，樟腦、香欒、乳香、沒藥、蘇合香，林林總總，一大堆用法，薰香、製丸，使用宜忌……，姬旦都聽不懂，還有一種香，如炭一般黑，一大片一大片不成模樣，名為甲煎，是檜木或樟木窯燒碳化而成，簡單說就是香木炭，點起來除臭防蟲，又無煙薰火燎氣，很適合家庭使用。

姬旦用銀子買了一包乳香和沒藥，其餘的他買不起，只能這樣，他回到西門行宮，五日後啟程之前，他人就不舒服了。

這一路顛簸行來，更讓他痛苦，他躺在車上包裹得緊緊的，也不能抵抗一陣一陣襲來的寒意。女勒很憂心，車停下來休息時，她將酒釀取一些出來水煮，酒的香氣引來所有人，人人都

想嘗一口驅寒，女勒無法，只能將一小陶罐的酒釀水分給別人，只留一小茶匙的酒釀水餵她且喝了。

姬且的臉色稍好，後來還能略為進食，女勒想，這樣下去不是辦法，還沒回到西歧，她的酒釀就被吃光了，姬且可能活不下去。她跑去跪在西昌侯姬且面前懇求他，請他救救姬且。西昌侯姬且於是下令，其他人不准要女勒的酒釀水，這才保住姬且的命。

終於回到西歧了！從霜降走到小雪，二十輛大車，七顛八倒的搖搖晃晃，進入西歧周部落，每一個人人都累翻了，他們終於知道長途旅行有多麼痛苦了。

姬且被養娘接去家裡住，女勒把老醫者仲民送的藥品和銀針布疋，全數搬到養娘女醫景家，她的土窯洞變大了，西歧部民感謝她來救命，得空就來協助她挖土穴闢居室擴建窯洞，女醫景儼然成為西歧周部落的救命恩人，人們早就忘了她曾經是西昌侯姬且的妻子之一。

燕戎女景變成女醫景，她才三十五歲，容貌已衰，滿頭豐盛的烏絲已然花白了，她請芊芊來協助她，芊芊不肯，她請妹喜已出嫁的侍女們來教導她釀酒、治肉脯和醃漬蔬菜，還學會做豆汁，這些都能治病，治飢餓之病。

女醫景的日子過得好，比起西昌侯姬且那些失愛失歡的妻子們都要好，甚至比那些還在受寵的女人們都還要更好，她自由了！